

■ 嫣然思语

乡村秋景

□ 龙立榜



黄狗匍匐在老人身旁
静静地看竹视
将清澈的山泉水引进稻田里
一只鸡仔从母鸡的羽翅下钻出来
调皮地啄了一下母鸡的肉裙
红豆杉下的水井
传来《诗经》里的捣衣声
几个青农村姑叽叽喳喳的
背着背篓走过木桥
背篓里是远远高过头的猪菜
有马队从山上走来
脚踏脚踏地蹿过小河
溅起亮晶晶的水花
稻谷芳香的田野
饱满得像阿妈的胸脯
滚圆的南瓜
像吃撑了的憨熊
半遮半掩地躲在叶丛里
苞谷高傲地举着棒子
火红的缨须像燃烧的火把
山腰上的小米地
铺了金黄的地毯
一串串挂在木楼上的辣椒
红透了乡村的日子

劳动的颂歌

□ 樊树林

劳动，是“坎坎伐檀兮”的咏叹
劳动，是田野里那束耀眼的光
劳动，是“昼出耘田夜绩麻”的辛苦
劳动，是城市中快递小哥奔跑的匆忙
劳动诠释“人生在勤”哲学思考
劳动见证一路前行的步履铿锵

所有的美好都来自胼手胝足的奋斗
一切的辉煌都属于劳动的荣光
荷锄而歌的姿态，经受风霜雨雪洗礼
塔吊林立的剪影，把梦想的种子点亮
从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陈景润
到“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掏粪
工人时传祥
从做着“禾下乘凉梦”充实天下粮仓的
袁隆平
到在泳池里奥运冠军张雨霏的劈波斩浪
在新的长征路上，劳动价值已经成为中
国力量
致敬每一个劳动者，正奏响时代的宏大
交响

那是奔赴星辰大海的朴素选择
也是书写岁月热爱的优美篇章
任何事物都无法和劳动相提并论
任何叙事都需要把劳动仰望
明朗的星空下，将劳动的颂歌铺陈
在无边的原野 听风吹麦浪
时光的齿轮把劳动雕刻成不朽的丰碑
岁月的季风生动着每一个劳动者的面庞

就让风儿继续吹拂，就让阳光继续嘹亮
静下心来，浏览劳动的盈盈诗香
触摸着岁月的曼妙芬芳
俯仰之间，远眺前路的风光
激情与向往从内心里生长
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
用两脚把路途中每一个褶皱丈量

这是劳动的颂歌
是勾勒奋斗的模样
这是献给劳动的那份殷勤
更是对每一个我们的告白和褒扬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偶遇”代课教师

□ 查理森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都要响应号召，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少数人因为身体或是家庭等多种原因，享受免于下乡的政策而被留在城里，等待着就业的机会。

没去农村算是有点幸运，但留在城里，工作也并不是说有就有的。为了生活，他们也只能找到啥活干啥活，能干多久干多久，如同“骑马找马”。也算是机缘巧合吧，这“少数”中又有“少数”的，一不留神成了中小学教育师资荒的“救援别动队”，被推到了讲台上，以“代课教师”的身份给更年轻的学弟学妹们上了课。

我就是在那一个阴冷的初春，和这样一批“代课教师”迎面相遇，揭开了我中学阶段的序幕。

我的“中学”时光其实是从小学校园里启航的。那时县城里只有一所全建制中学（初、高中齐全），校园规模无法从从一开始就接纳城里两所小学的同届毕业生。孩子们又不能无学可上。到我小升初的那一年，我所在的县城关第二小学便自办起了初中班（史称“戴帽初中”），我们便于二小校园内就地完成了从小学生向中学生的“华丽转身”。而学校原本就师资不足，再办起初中，人手自然就紧张了。于是乎，几个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县中学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便被找来，以“代课教师”的身份“持鞭”上岗了。

给我们班代课的老师有两位，一位姓朱，教语文；一位姓曹，教英语。语文是咱们本民族的语文，朱老师教起来、同学

们学起来都没什么障碍，进展顺利。英语就不行了。全班同学中没有几个能把26个字母读准的。因此，曹老师教起来就十分吃力了。而吃力了还讨不到好。我和我的同学们根本没把学英语当回事，顽劣本性难改，基本上每堂课都是他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讲，甚至有门不走而故意翻窗入室。曹老师也只能视而不见，顾自站在讲台上一句一句地讲解着课文，看上去像是在自言自语。

初一年，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初二时转入了县中学，没想到，五六门课中，竟有一半以上是由代课教师来上，并且班主任也是位代课教师。班主任姓严，语文老师姓盛，物理老师姓张，体育老师姓谢。

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多数都在十三四岁，这些代课教师刚刚高中毕业，年龄平均也就十八九岁，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他们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们出生在60年代初，这一头一尾两伙人就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

年龄相近的一大好处是，老师对学生比较宽容，很少端出老师的架子。在我们眼里，他们学习好、懂得多，是可见可学的榜样。课堂上，为我们传授新知，循循善诱；日常交流中，给我们点拨启发，可近可亲，师生间的交流顺畅而平和，相处得和谐而融洽。

有次语文课上，我大胆地指出了盛老师在讲一篇课文时的读音错误。当时，可能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盛老师对我的纠正不置可否地应付过去了。下课后有同学指点我说，这回你要倒霉了，瞎逞能，盛

老师肯定不高兴，会告诉严老师，严老师还不骂你呀？我心里也很后怕，忐忑不安了一天。

第二天，班主任严老师并没有找我，说明盛老师没有去告我的状，我心里有了些许平静。而在当天的语文课上，盛老师首先就说，上节课上查同学对那个字读音的纠正是对的，是老师弄错了，老师向大家道歉，并对查同学表示感谢。他还说，良好的学习风气就是要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盛老师平时说话声就不大，说这番话时依然是平常语调。但是那一瞬间教室里太安静了，他那些话在我听来竟有洪钟一般的震撼。

有一次，大约是深秋时节，学校要求各班级任课老师参与学生的早锻炼活动，每天清晨到学校集合，再带领同学们往青弋江大桥方向跑一个往返。可第一天早晨，我们几个班干部披星戴月赶到学校之后，却根本没见着老师的身影。情急之下便直接跑到他们寝室，破门而入，把他们从热被窝里喊了起来。美梦被搅，他们却有火难发，只好跟着我们在曙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向大桥。途中还不忘叮嘱我们别向教导处打他们的“小报告”。

没有课的时候，我会邀上几个同学，跑到代课教师的集体宿舍里，和他们下象棋、聊聊天，有嘻嘻哈哈，有谆谆教诲，彼此都很开心。

这样的师生关系大约维持了近两年，他们陆续找到了别的工作，就离开了学校，撤离了讲台。比如盛老师被县里新建的磷肥厂招去，当了一名工人。严老师则去了刚刚成立的县地震台。多年后，严老

师搞起了文学创作，曾约我去家里作交流，提起这段往事，仍流露出几分得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积压多年的人才有了大显身手的良机。给我们上过课的这些“代课教师”凭着扎实的功底，打赢了高考这场人生转折的关键战役，走进不同的大学校园，重新当起了学生。

有人说，这些“代课教师”是幸运的。三尺讲台、一支教鞭，这看似临时性的安排，给了他们继续学习的环境和机会，使得他们不至于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被繁重的庄稼活儿荒废掉学业、磨蚀掉意志。但在在我看来，他们能够顺利地考进大学，更重要的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他们抵挡住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踏踏实实做学生，认认真真抓学业，储蓄着能，才攒下了胜任“代课教师”的资本和考上大学的功力。在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不抱怨严寒时节受到的冷遇，不纠结于“被谁耽误了光阴”的怨怼，抖擞精神，轻装上阵，最终实现了从“被耽误的一代”向“时代骄子”的逆袭。他们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自己内心进取的火种不灭，就会在春风里燃成希望的烈焰，照亮人生的程途。这也正是他们带给我们的启示。

校园课堂，代课教师耳提面命，“言传”机宜帮我们认知世界；人生路上，代课教师金榜题名，“身教”良策助我们追逐理想。他们是师长，更是榜样。在榜样力量的激励下，我和我的若干个同学心无旁骛，奋力一搏，如愿圆了大学梦，也算是给这份特殊的“师生缘”献上了一份“厚礼”。

觅读书之由

□ 孔芬芬

我未曾思考过读书的理由，只觉得在闲暇时分，随意拿起一本喜欢的书，便能暂时逃离现实中的柴米油盐，沉浸于书海，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和思想，便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惬意时刻。

之所以要探寻读书的理由，缘于孩子的一句话。正值暑期，户外闷热得宛如蒸笼，正读三年级的孩子埋头写着暑假作业，我便在一旁捧起一本书静读。耳畔传来孩子稚嫩的疑问：“妈妈，你都不上学了，为何还要看书呢？又不需要考试，看书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如一阵清风拂过心间，唤醒了内心中深处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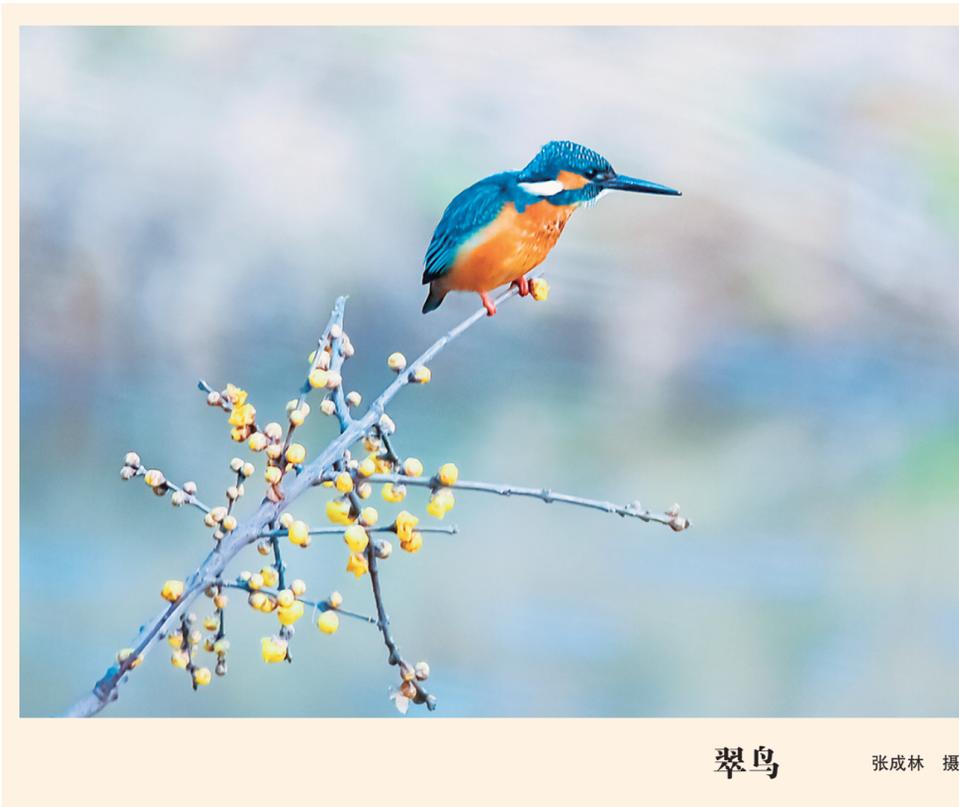
儿时，初阅读书的理由，便是周恩来总理那句掷地有声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到了学生时代，接触更多的便是古人读书的理由，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诗句，那时读书更多的是死记硬背为了应试。

走出校园后的读书，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知识的积累和应试的工具。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其作品《生死疲劳》中所言：“我不停地看书，看文学历史，不停地走，看山川大地，尽管这些书、这些路可能与我的未来无关，但是它们教会了我思考，哪怕这些思考与未来无关。”巧合的是，他的挚友、作家余华亦说过类似的话：“读书不为读书，而是为了感受生活、理解生活。”这也许是二人志同道合的原因吧。对于他们读书的理由，我深深地共鸣。每当手指轻轻滑过书页，我内心便荡起层层涟漪，仿佛在字里行间寻得了生活的真谛。

不但这些文学前辈对读书有深刻的思考，身边亦不乏深受文化熏陶的年轻人对读书也颇有见地。公众所熟知的优秀年轻人董宇辉曾告诉我们：“读书不一定能前程似锦，功成名就，但至少可以让你出言有尺，嬉闹有度，说话有德，做事有余。”在董宇辉眼里，读书恰似无声的泉水，悄无声息地浸润了我们的气质与谈吐。作家三毛也持这样的观点：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的影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挥洒，也显露在生活中。也许这便是古人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吧。他们的这些话，解了很多人的困惑：别管能否记住，只管去读书吧！让你所读过的书，在岁月的长河中，悄然将你雕琢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人民日报》也曾给出读书的理由：“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书可以。”这无疑是我听过最美的答案。只要翻开书，便仿佛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我能邂逅古今中外的智者，跟随他们的忧愁、喜悦和沉思。读书，让我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我学会了理解和宽容。

关于读书的理由，千人有千解。我读书的理由，是他们的兼而有之，更是自己精神上的修行，在寂寞的時刻自己与自己对话。当孩子再次抬起头，我回以温柔的微笑，告诉他：“读书，能让妈妈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和宽阔，是为了走得远，看得更清，活得更通透。”而这，便是我读书的理由。



翠鸟 张成林 摄

恣意人生当求“闲”若渴

□ 王爱雯

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生于群儒之家，博古通今却一生不仕不娶，不喜都市喧嚣，终生“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宋真宗闻其才华，亲自派人邀其入庙堂，可此人却直言：“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谢绝了送上门来的功名。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闲人”——林逋。可以说，林逋是一位穷其一生钻研“闲”的艺术家。其“闲”之妙法有三。

其一，有“闲”却不闲散。林逋隐居时内心无欲无求，但日常作息绝不含糊，每日五点晨起锻炼，看书写文样样不落，偶尔也喜欢帮他人修改“作文”。比如林逋读到诗人江为所写的“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时，随手将“竹影”改为“疏影”，将“桂香”改为“暗香”，两字之差，就将原有的比喻由明转暗，于月影下折桂为梅，既写出了梅花的风骨，又写出了梅花的神韵，甚是玄妙。而修改后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也成了咏梅诗中的绝唱。

其二，得“闲”有道，出世却不避世。林逋虽是隐士，但他可没有因隐居而拒绝与人交往，相反，他的隐居之所也成了林逋旧友们的修身养性之地。传言，林逋为了不让来访的友人跑空，特意发明了一款特别的“仙鹤门铃”，林逋外出泛舟山水时，如有客人来访，林逋的家仆就会“开笼放鹤”，游湖的林逋看到了这只特别的“仙鹤来电”就会棹舟而归，与友人相聚。

其三，能“闲”则“闲”，求“闲”若渴。自唐朝后，“隐士”也成为古人追求功名的“捷径”之一，比如唐朝的卢藏用，仕途不顺，便假借“隐居”之名来到了临近都城的终南山，后凭借“归隐”的噱头获得声望，得到了帝王的垂青，后遭其他隐士暗讽：“终南山可是个求取仕途的福地啊。”

而林逋一生都做到了表里如一，将“隐”和“闲”二字做到了极致，归隐山林后的他逐渐拥有了名气，一首《山园小梅》更是让他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可无论是友人邀请其做幕僚，还是官员邀请其出任仕途，他都一一

拒绝，继续逍遥自在地写着自己的“吴山青，越山青”。终其一生求“闲”若渴，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求“闲”得“闲”，世俗的评价于他不过是“江头潮水”罢了。

也许，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很难做到林逋的超然物外，但在生活中偶尔添上几处“闲”笔却是不难的。

清代袁枚曾这样形容文章中的闲笔：“文似看山不喜平，若如井田方石，有何可观？唯壑谷幽深，峰峦起伏，乃令游者赏心悦目。或绝崖飞瀑，动魄惊心。山水既然，文章正尔。”也就是说，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做到引人入胜，而一波三折的情节未免使人神经紧绷，适当来上几处闲笔，文章便增添了诸多趣味。

文章如此，生活亦是如此，生活中的“闲”不似文章中的平平仄仄，它更像是生活的调味，为平平淡淡的日子“增色添香”，而一味地忙碌也会使人神经紧张，偶尔放空求个“心闲”，或烹上一壶热茶看看书赏景，求个“休闲”，抑或是不苛责自己，求个“等闲”也未尝不可。